

周子昆

皖南事变遇难真相

——警卫员黄诚回首往事

△ 赵平

周子昆是新四军组建时唯一的桂籍将领，身居军中第四位。

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，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，副军长项英、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出重围后又不幸遇难。多年来，党史界有关这两位烈士的罹难经过，众说纷纭。1980年4月5日，幸存的周子昆警卫员黄诚，曾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去函，要求纠正有出入的事实，1987年10月19日，笔者慕其名，前往江西宜春采访了黄诚同志，了解到翔实的经过。

是老红军，也是新四军组建将领

黄诚原是宜春地区百货公司副经理，享受副县级待遇。看到他时，已是65岁的离休干部。他家住黄泥塘路公司宿舍二楼，因左身瘫痪，正在地区人民医院治疗。

黄诚是一位短小精干的机灵人，他听说我来自桂林，是老首长的家乡人，不禁悲痛泪涌，忙拄杖下床迎接。

“首长是广西桂林人，乡音未变，中等身材。他是老红军，也是新四军的创建将领之一。待人和气，官兵关系很好。”

“面对着日寇和顽固派，他一天到晚很忙，白天常开会、部署部队、看望官兵，晚上批文件，看书，经常晚11点后才能休息。”

“首长特嗜抽烟，也好对弈……。”

黄诚一席话，向我概括了周子昆的经历和爱好。

周子昆，原名维宽，字仲和，1901年出生在桂林一个贫民家庭。1919年毕业于广西甲种工业学校，为了谋生，曾投军在旧桂系刘震寰部，历任号兵、司号长、上士、特务长、排长等职。1925年6月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，军长李济深。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1月，我党组建叶挺独立团，周子昆调到该团第四连任排长。1926年5月他随军北伐，参加了攻占汀泗桥、贺胜桥、武汉三镇等的著名战役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坚决执

行党的指示，参加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担任营长，后又参加井冈山会师。1930年8月，升任红三军参谋长，1931年10月，黄公略阵亡，周子昆接任红一军军长。1934年，曾几上几下，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1937年冬，党中央派周子昆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。12月下旬，新四军在汉口正式成立，老团长叶挺任军长，项英任副军长，张云逸（海南人）任参谋长，周子昆任副参谋长，后到皖南集结部队。

1938年暮春，教导总队成立，周子昆兼任总队长。这时，张云逸已转移到江北新四军指挥部坐镇，周子昆实际上已担负起了参谋长的职责。黄诚于1937年8月参加革命，1939年9月调任周子昆警卫员。

日机轰炸，第一次掩护首长

黄诚回忆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每次重大战斗，首长总是亲临前线指挥，他的掩护任务也就更为繁重。

1940年10月，日寇出动一万余人“扫荡”皖南，矛头直指新四军军部。周子昆协助叶挺指挥部队迎击。他把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很近的一座小茅棚里，我军官兵英勇阻击，致使日寇的进攻惨遭失败。敌人恼羞成怒，调来飞机狂轰滥炸，突然敌机俯冲指挥所，黄诚连忙拉着首长跳下门前的深沟，“轰隆”一声，一枚炸弹落在沟旁，犹如山崩地裂，把周子昆震倒在地，扬尘将他掩没了半截身子，飞机过后，黄诚忙把首长拉起来，他死里逃生，吐掉咀里的泥土，又继续去指挥作战了。这次反扫荡战役，我军终于取胜，歼敌一千余人，并收复了泾县县城。

新四军大振军威，同仇敌忾，正等待着再歼日寇的战斗。

皖南事变，掩护首长突出重围

新四军抗击日军的胜利，却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。

黄诚谈起了这段惨痛的史实。1941年元月上旬，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党的抗日力量，故意诬陷新四军叛乱，迅速调集八万大军伏击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由于东南局书记、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右倾错误领导，对中央“向北发展、向敌后发展”的方针理解不力，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，对应付突然事变准备不充分，在顽军进攻时，延误了战机，致使受到重重包围。

黄诚回忆：“经过七昼夜的激战，我军遭受很大损失，军部被迫分散突围。我掩护着首长突出重围，来到泾县境内石井坑后面的大观山里。我们两人在敌人的眼皮下隐蔽下来，在深山转了二、三天，躲过了敌人很多次的搜山追捕，拟寻找一条小路，伺机北渡找部队。

几天后，小路仍未找着，却偶尔在一个深山的大坑里碰上项英副军长一行。离乱相逢，大家高兴极了。这时会合在一起的共有：军部一科长李子高、二科长谢忠良、军部副官刘侯忠，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、郑德胜、包子（姓包包子）等约10人。大家在一个大山上的包谷棚隐蔽下来，每天都派人到外面了解情况和寻找被打散的同志，大概住了个把月。

在3月初，好不容易与失散的军部参谋刘奎接上了头，并找到了地下党组织。11日晚上，刘参谋带领大家转移到莲坑，进入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，得到热忱接待，饱饱地吃了一顿包谷饭。大家休息到次日的拂晓时，为避开敌人搜村以免伤害群众，即刻转移到附近的濂山隐蔽，以再度伺机北渡。当时敌人的搜捕仍在进行，时而传来枪声。

半夜枪响，首长惨死蜜蜂洞

黄诚继续回忆说：“我们被姜其贵引到附近濂山半山腰的岩洞里。这岩叫蜜蜂洞，洞势相当险峻，人要进洞，没有路径，要攀住凸石或枝杈才能上去。洞内很小，进去的人抬不起头，还只能容纳三、四人。观察完后，两位首长、刘副官、我和包子五人留在洞里，其他的同志都由刘参谋带领，回到山下一处山坳里隐蔽，警戒进山的路。

安排好住处时已是白天，我和包子奉命到山顶瞭望，以加强警戒。傍晚时分，我们两人回到洞内，包子下山弄水洗澡，突然天降小雨，越下越大，后来又是雨加雪，包子就在山下没有上来，只有刘副官和我保卫首长。项英和周子昆两位首长很是从容，他们还用树枝和石子当成棋子，日夜对弈着。”

到了晚上11时左右，黄诚说，他习惯地催促着：“首长，睡觉吧！”这时项英副军长似乎毫无倦意，回说：“小黄，你先睡吧！”

这时黄诚确很疲倦，就选择在洞内潮湿又狭窄的地方，和衣卷缩着睡下了。他那里还不断地滴着水，他

有意安排首长睡在干爽的山洞中间。睡了一阵，黄诚不放心地睁开眼，见到洞里的小马灯熄了，首长正睡在干爽的地方。

他们睡下的位置，由外到里顺序是：刘侯忠、项英、周子昆、黄诚。刘与黄都佩着10响的驳壳枪防卫。

惨案还是发生了。黄诚激动的回首：“13日清晨4时左右。正当我睡得烂熟的时候，突被两声沉闷的枪声惊醒。有情况！我连忙往怀里抽枪，可是一道手电筒光射在我的脸上，同时一颗子弹打中我要拔枪的手臂，接着又是一枪击中我的颈脖，我感到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。”

后来，黄诚才知道，头天晚上首长指示刘副官和李德和次日下山执行任务。而刘副官动摇叛变，借下山机会，打死首长欲向敌人领赏。他朝洞内三人开枪后，怕事情败露，就急匆匆地去叫李德和下山了。刘侯忠越走越快，李德和见他神色不对，又叫他不住，就赶紧跑回来报告刘奎参谋。

“刘参谋带了几位同志，赶快上山入洞，果然发现我们三人躺在血泊里。两位首长都是头部中弹牺牲了，他们摸到我时，发现脉搏仍在跳动，就不断地呼喊我，我慢慢苏醒了。当时我由于挣扎，刘侯忠的第二枪未击中我的头部，偏伤了后颈，但两处伤口还在流血。我心里很是悲痛，懊恼自己没有保护好首长，无颜再见大家，就哭着要求刘参谋再补我一枪，好跟首长死在一起。”

“刘参谋安慰说：‘小黄，你受了重伤，我们不会丢掉你的，要把你转移到老乡家里抢救。首长牺牲了，刘侯忠这个可恶的叛徒，会带敌人来搜山的，我们要赶快转移！’”

“洞内不断的枪声，怎么没有惊动下面的同志们呢？”我问。“那枪声在洞内很是沉闷，传不到山下，大家又都是困睡着。”黄答。

后来，大家在刘参谋的指挥下，将黄诚抬下了山，接着又迅速的将两位首长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里，用浅土掩埋好，又用石头密实盖好。

“刘叛徒的下场怎样了？”我好奇的询问。黄诚回答：“后来刘侯忠去向太平县国民党党部自首投敌，还带来敌人验尸请赏，结果没有找到尸体。他害怕被敌人杀，不敢再回太平县去，就改投旌德县党部。他还想立功，又带着敌人去挖掘军部的军需窖藏，亦无法找到，最后还是被敌人不明不白的打死了。”

项英、周子昆两位首长的遗骸，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安全移至南京雨花台安葬。他们终年是44岁、41岁。事变时，黄诚年仅18岁。

黄诚被转移到泾县林坑一位叫徐老三的家中养伤，伤口还没有痊愈，他就参加皖南游击队，去为首长报仇，一直坚持到解放。